



亚瑟的悲剧

〔美〕亚瑟·菲利普斯 著 张琼 张冲 译

Arthur Phillips *The Tragedy*

“亚瑟·菲利普斯是当代美国最棒的作家之一。”

——《华盛顿邮报》

“在这部‘最新发现的莎士比亚五幕剧’中，亚瑟·菲利普斯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想象力。”

——《卫报》

2013 年
都柏林国际文学奖
决选作品

“这里有一本你从未读过的莎士比亚”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亚瑟的悲剧

〔美〕亚瑟·菲利普斯 著 张琼 张冲 译

Arthur Phillips

The Tragedy
of Arthur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瑟的悲剧 / (美) 菲利普斯 (Phillips, A.) 著; 张琼, 张冲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4

书名原文: The Tragedy of Arthur

ISBN 978-7-5327-7085-4

I. ①亚… II. ①菲… ②张… 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4774 号

The Tragedy of Arthur

Arthur Phillips

Copyright © 2011 by Arthur Phillip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4-366号

亚瑟的悲剧

[美] 亚瑟·菲利普斯 / 著 张 琼 张 冲 / 译
责任编辑 / 杨懿晶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246,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085-4/I·4288

定价: 5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21-57602918

前言

兰登书屋荣幸推出首部当代版威廉·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亚瑟的悲剧》。

迄今为止，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包括 38 或 39 部，这一数字上的差异取决于你信任何种相关研究和拥有哪个全集版本。1623 年出版的第一对开本收录了 36 部戏，此版于剧作家去世后 7 年间世。另外两部合作剧本可能因版权原因被延误，在此后的全集中得以收补。最近 20 多年来，学术界对第 39 部戏剧《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 为莎氏所作的观点越发持肯定态度，认为此作至少有部分是莎士比亚所著，只是因为莎翁有生之年是以匿名形式出版，故未被普遍承认是他的作品。还有两部作品，《卡德尼奥》(*Cardenio*) 与《爱的获得》(*Love's Labour's Won*) 在历史文献中有所提及，但无一版本幸存。另外十余部戏剧又称《莎剧伪书》(*Apocrypha*)，是确实留存并有论及的，但无一获得属于莎翁作品的学术共识。

《亚瑟的悲剧》于 1597 年以四开本形式出版，封面即宣称该作品是“经最新勘误与增补”，言下之意即之前的版本遗失了。但据我们所知，1597 年版是首次在标题页上印出莎士比亚的大名，并标注比《爱的徒劳》早一年完成。大概是因为遭禁，或至少被认为在政治上有危险，该作被排斥在 1623 年对开本之外，1597 年的四开本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发现的，迄今一直属于私人收藏，而且只发现了一本。因此，《亚瑟的悲剧》是自 17 世纪以来首本被确认为莎剧的增补作品。

故事情节并非关于大多数读者所知的卡米洛特^①的传奇，其中未涉及岩石中的剑、兰斯洛特^②、圆桌、梅林^③或魔法。莎士比亚此剧的创作似乎取材于他常用的历史文献，即拉斐尔·霍林谢德 (Raphael Holinshed) 1587 年版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最终情节似乎更像《李尔王》，是对黑暗时代的英国的强烈抨击。不过，与《李尔王》一样，贯穿全剧的是一种强烈而明显的、莎士比亚特有的想象和语言风格。

很多人全心致力于让此书成形。没有罗兰·威尔 (Roland Verre) 教授的学术指导，此书绝无问世的可能。在确认此剧的真实性、以及证实威廉·莎士比亚是其唯一或主要作者方面，威尔教授进行了学术性监督和检验。他对剧本做了一系列计算机数据化的文体和语言学检测，从三大洲的研究同仁那里获取帮助，还监督了对原始资料的纸张和笔墨所做的司法鉴定。去年一年，学术观点和确凿性逐步积累成形，在莎士比亚研究界，对《亚瑟的悲剧》的真实性至今尚无人提出实质性的有力质疑。

在此，我们同样要感谢其他数十位英语语言和文学教授、戏剧指导及编剧、语言学家和批评家、历史学家及莎学专家，他们组成临时顾问委员会，还有彼得·布赖斯 (Peter Bryce) 博士领导的墨迹纸张

① Camelot，英国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之地。——译者。(后文中无另行说明均为译者注。)

② Lancelot，亚瑟王圆桌武士中的第一位勇士。

③ Merlin，中世纪传说中的预言家、魔术师，亚瑟王的助手。

印刷鉴定专家组，以及其他研究者队伍、编辑助理和法学专家等。还要特别感谢戴维·克里斯托尔 (David Crystal)、汤姆·克雷顿 (Tom Clayton)、沃德·艾略特 (Ward Elliott) (他主持的克莱蒙-麦肯纳莎士比亚鉴别所进行了文体学研究测试) 等几位教授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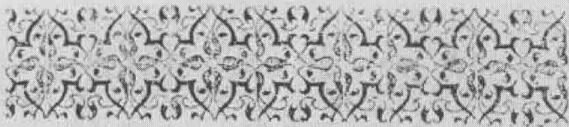
此作的第一版特别要归功于兰登书屋的作家亚瑟·菲利普斯，剧本得以昭示天下并得到真实性证明，主要得益于他的家人，同时他也受邀为这部不朽之作撰写简要介绍，尽管他本人从未自称是莎学专家。他也编辑并注释了剧本的文字，为此，威尔教授还对菲利普斯的注释予以修订。

虽然菲利普斯在发现剧作一事上贡献卓著，但我们依然建议，普通读者要直接投入剧作，让莎士比亚来证实自己。我们至少首先得关注原作者，而后，如果一些背景知识有帮助，就敬请留意其中个性鲜明的导读，以及即将推出的诸多其他评论者的注释。

编辑

兰登书屋 / 当代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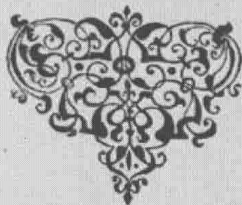
2011 年 1 月



The
MOST EXCELLENT AND
TRAGICAL HISTORIE OF
ARTHUR,
King of Britain.

As it hath bene diuers times plaide by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Lord Chamberlaine His Seruants.

Newly corrected and augmented
By W. SHAKESPERE.



LONDON
Imprinted by W.W. for Cutbert Burby.

1597.

1597年威廉·莎士比亚作品《亚瑟的悲剧》四开本的标题页，7.25×5.125英寸，共76页。

“W.W.”即威廉·怀特，此人还印制了莎士比亚其他几部作品，包括《爱的徒劳》(Q1)、《理查二世》(Q4)，和《亨利四世》(上)(Q5)。感谢版权人亚瑟·菲利普斯允许使用照片(2011)

如果你不觉得此话不可能出自莎士比亚，我要斗胆说一句，你也许有耳朵——耳朵人皆有之——但独缺了那只耳朵。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关于《亨利六世》（第一部）

莎士比亚从未这么做。他从未这么做。

——吹气猴子^①，“不要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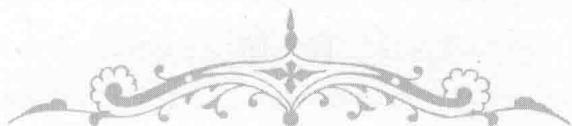
相信我，朋友们，并不远逊莎士比亚的人们此时正在俄亥俄河畔诞生。

——赫尔曼·麦尔维尔

菲利普斯自己显然想把表演带到剧场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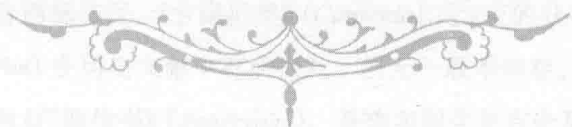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世上的威尔》

① The Blow Monkeys，成立于1981年的一支英国新浪潮摇滚乐队。



目 录

前言	001
亚瑟的悲剧(亚瑟·菲利普斯)	001
亚瑟的悲剧(威廉·莎士比亚)	309
家庭、虚构、谎言与生活	452
(帕特·康洛伊对话亚瑟·菲利普斯)	
真实与戏谑:《亚瑟的悲剧》译后	463



亚瑟的悲剧

亚瑟·菲利普斯

我，下等阶级出身，却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犹太人。我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磨难。我出生在伦敦的一个贫民窟，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从小就受到犹太教的教育，但我也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我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我选择了基督教。这一选择，使我在犹太社区中受到了排斥和歧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的信仰。相反，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创作。我的作品，如《圣经》、《圣经故事》等，深受读者的欢迎。我的成功，使我在犹太社区中重新获得了尊重。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满足。我继续创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的作品，不仅为犹太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的悲剧，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冲突的缩影。我的成功，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融合的见证。

我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磨难。我出生在伦敦的一个贫民窟，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从小就受到犹太教的教育，但我也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我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我选择了基督教。这一选择，使我在犹太社区中受到了排斥和歧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的信仰。相反，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创作。我的作品，如《圣经》、《圣经故事》等，深受读者的欢迎。我的成功，使我在犹太社区中重新获得了尊重。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满足。我继续创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的作品，不仅为犹太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的悲剧，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冲突的缩影。我的成功，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融合的见证。

即使我最终正号不在此处，但我相信它打动了读者。我的作品，不仅为犹太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的悲剧，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冲突的缩影。我的成功，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融合的见证。

我从不特别喜欢莎士比亚。我觉得他的戏剧读起来更让人愉悦，而不是观看，不过我向来并非无他不可，直到这本不得不出、命运多舛的书。我知道，如此坦言显得我既不文艺，又不渊博，但这是实话。我怀疑，大概没多少胆怯而高雅的读者会悄悄附和我。我得补充说明，《亚瑟的悲剧》和莎翁大多数作品的水准高下相仿，也觉得此作出自莎士比亚是可信的（在词汇、风格等方面）。坦率地说，我是站在此事中获得最大一方的立场进行表态的。

当我对一位出租车司机说，我签了合同，要写关于莎士比亚的书，他语气颇为讽刺地问：“关于他还有啥可以再写呢？”缘由或许如此：除了我的亲戚朋友，大概很少有人明白，我的小说创作事业一直笼罩在我的家庭与莎士比亚颇有渊源的阴影之下，尤其是我的父亲和双胞胎姐姐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推崇备至。于是，一定程度的心理干预必然存在，因为家庭的早期影响，我成年后始终企图用自己的语言和想象来打动那两位唯理想化的读者，总是希望有一天能听到他们评价说，相较于莎士比亚，他们更喜欢我和我的作品。

即便我现在正写下这些话，我也知道它们有多荒谬，尽管我承诺要将此付诸印刷并出版问世。我不可能真正觉得自己是在与这位比我早诞生 400 年的人竞争。在所有形容他是英语写作中最伟大的作家的老生常谈中，也不会有一句话和我、和我在文学上的地位、我家人的

爱、我自己的“自尊”（这个词颇为尴尬，很有救赎性回忆录的味道）等有半点关系。我应该高兴，因为他有那么少数一些词我还是喜欢的，其他的我也就不敢苟同了，我也不在乎世人对他狂热的宗教式崇拜。（至于那些不认同是他创作了《哈姆莱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人，这些满心困惑的家伙的怀疑态度也同样疯狂。）

与莎士比亚一样，我本质上也并非传记作者。我是个小说家。不过，如果你要理解这部戏，它的历史，以及它是如何成形的，就必须读一点我的自传。大概除了我姐姐黛娜，很少有人能清楚了解我们与此剧的渊源。我当然不是英雄，不过除剧本外，在发现此剧一事上，无论要论述多久，我都有合法权利。没人能就此事对我找茬。因此，如果这是我在兰登书屋出版的最后文字，那它们至少是真实无误的。此话可以立即发表，以免很快就被曲解。

我将履行合同要求，写出剧本由来和情节梗概，加以编辑注释，不过，在偷偷溜下台前，我还有其他话要说，也有一些道歉要致。

2

我和黛娜六岁前，父母一直生活在一起。除了当时的一些重要感情经历，其他的早年回忆都不太可信。回想四口之家的生活时，我能忆起当时的快乐，它们四处弥漫、芬芳香甜，与质感、气候、脸庞相联结。（我觉得那些脸庞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记忆，它们是旧照片所激发的记忆画面，或者是我从听过的老故事里想象出来的图景。）

首先浮现的是我父亲，他是个征服黑夜、从不睡觉的男人。孩子们心目中有如此的父母形象其实并不奇怪，五六七岁的小孩得在父母

入睡上床，他们醒来时大人早就起床了。此后如果你没有再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在你的记忆里就成了无需睡眠的神奇人物。不过，我父亲彻夜不眠的神奇远不止如此。我记得，有几次他在漆黑的夜里唤醒我（也许当时只是晚上九点，不过五岁小孩早就梦里不知身是谁了），兴奋地告诉我一些重大新闻，或是什么千载难逢的大事件。“醒醒，小熊！小熊！你一定得看看，快醒醒！”

我正在睡梦中，那本心爱的太阳系图书落在我胸口，我的手指还在黑夜为衬群星璀璨的书封上摩挲着。我没醒来，于是他抱起我，我猛地离开床铺，半睡半醒，被他前前后后地晃着，接着我就到了户外潮湿的草地上，依然被他搂在怀里，沉重的眼皮几乎难以撑开，他耳语着催促我，让我凑到他那台支着三脚架、朝向天空的望远镜镜头前。于是，我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土星，那环状的、超凡脱俗的、点点星云中的巨大陀螺。接着，他转了转刻度盘，好像在调整望远镜的焦距和参数，将景物拉得更近些，我看见了十几位土星居民，他们兴奋地来回走动，轮流通过望远镜眺望着他们那里的天空，还做手势表示自己看到了我，显得很惊讶，企图引起我的注意。

随后，我又被抱回床上，父亲吻了吻我，让我接着睡。

小男孩就此清醒了，首要的事情就是向自己最亲信依赖的人求证此事。我问自己的双胞胎姐姐她是否曾做过什么梦，因为在那段说什么我们都会信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做一样的梦。“没有，因为爸爸叫醒我去看土星的，”黛娜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喜欢那些环圈，它是最棒的行星，除了冥王星。”

“不对，土星最棒，你看到上面的人了吗？”

“看到了，不过冥王星更好。”

我那时和黛娜一样好辩，对什么事情都会表示异议。

爸爸说，像土星那样的薄煎饼，像米老鼠那样的薄煎饼，偶尔也会出现。他会戏剧化地捂上眼睛，甩下面糊，准保如此，每五片薄煎饼里（我们当时五岁）都必然会有一片像米老鼠。即便在那个已被证明有了私心的年纪，我也常常很开心地把自己的米老鼠煎饼让给黛娜，而每次她都会真的很惊诧，对我表示感谢。我还记得有一块煎饼像我母亲神秘的剪影，爸爸把它放在姐姐面前，久久地吻着她的头顶。“鼻子上还有黄油。”他说着，在她的煎饼左上角蘸上了一点。

（我后来也给孩子做煎饼。我大概用的是捷克面粉，不过作品仅限于椭圆形和鱼形的。孩子们的姑妈黛娜来做客时手艺也不比我好。）

母亲曾带我们去看爸爸的画展。她给我们穿衣打扮，还给我戴了小领结。黛娜和我可以自由走动，我们拿着装了汽水的纸杯，手牵着手，为爸爸和其他人的每张画都编个故事，把彼此逗得乐不可支。我们坐在木头长椅上，看着母亲把手搭在父亲背上，他那爱因斯坦式的黑色蓬松卷发被转台的风扇微微拂动。我们用吸管往七喜汽水里吹着泡泡，我还能吹出放屁的声音逗黛娜笑。

“最后一次画作合展，”我母亲后来曾说起，“真令人难忘。”

我们可不那么认为。父亲越发狂热而悲哀地竭力要成为一名受公众认可的画家，这并未激励我和黛娜。他对世人的冷漠感到愤懑，我们对此并未察觉，因为这是他的事情，或者是因为孩子们对此天性漠然。对我们而言，成人世界就是木头长椅上的汽水，是画作和故事，是午夜时瞥见的土星天文学家，是神奇的薄煎饼。父亲让我们叹服，赢得我们的爱，不是因为他把我们当孩子对待，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他

视我们为成人，而成年可是比童年棒太多了。

3

“在莎士比亚那个年代，像你们这么大的孩子都能说拉丁语，他们的脑子可以吸收一切，不过假如你们沉迷于《神探南茜》和电视剧，能学到的无非就这些了。”六岁时，父亲开始给我们读莎士比亚，这只对我们其中一个有效，因为不到一年黛娜就开始自行阅读了。她对于莎士比亚的热爱和领悟，在那时的我看来，也许也有点被迫，至少起初是这样的，很显然是想取悦爸爸，但是潜移默化中，曾经的假装会变成真实。

更重要的是，这是黛娜和我第一次在某件重要的事情上没有自动达成一致。我就是不喜欢莎士比亚，可黛娜喜欢。现在尤其要指出这一点，我觉得这之前我们从未如此过。不过，我看到这让她和爸爸很亲近，所以我也假装了一阵子。我没装得太久，后来，等那部厚厚的棕皮书从书架上拿下来时，我就开始溜号了。我认为，不夸张地说，这事对我和黛娜都带有一点创伤，因为当我们意识到彼此间分歧的距离后不久，爸爸就首度“离开”了我们。不知怎么的，这两件事好像有关联，现在我仍然这么觉得。

父亲第一次的被捕和定罪，使六岁的孩子第一次赤裸裸地意识到，成人世界很不公平、很危险，是让人损失惨重的地方，而我父亲对此毫无把控能力。“爸爸得离开一阵子，”坚强的母亲流着泪说。当记忆褪去时，这一幕总是会从潜意识中飞速掠过。

我在当时那个年纪还过于自私，无法理解这就是母亲的失落，或

甚至是他的失落或监禁，我只觉得这是我们的失落，尤其是我的。父亲的缺失是对孩子的惩罚，这得归咎于某种任性随意的罪恶，这罪恶并非是爸爸的，还不是。难道是孩子自身犯了某种罪，于是就被剥夺了父亲吗？我被告知说自己哭了好多个夜晚，为自己做过的坏事折磨自身的良心，甚至（上帝啊）还努力阅读莎士比亚，把它当做是忏悔。

好在我还有孪生姐姐。双胞胎拥有其他人渴望的东西，即能与另一人彻底交融，能摒弃所有的孤独。我们生来就笃信这一点，我们是同一个蛋壳中的双黄，这信念深入我们的意识。当内心有自我意识产生，我们首先觉得自己是某样事物的一部分，是比自身更广博的个体的组成。（然而，我们为此付出了深重的代价。与你们不同，我们知道其中的滋味，我们不得不放弃，打破鸡蛋来融入你们，徒劳地寻求一个能包容我们的煎蛋卷。）

第一次，爸爸没离开太久，他回来又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不过，两年不到，他又离开了。

我们八九岁时，父母分居了。母亲再婚前，一个冬天的星期六，她早早的将我们叫醒。天还黑，不过明尼苏达州的一月份就是这样。她早就到车库拔掉了插在墙上插座里的小汽车暖气插头，发动了引擎，让车子自行暖起来，然后冲回屋里。我们被迫像上学日一样要吃早饭，穿戴得当，我很不情愿地蜗牛似的慢吞吞行动着，不过黛娜早就做好了准备，她拒绝吃东西，很快就穿上外套和银白色的鞋子。我们坐车驶过明尼阿波利斯市，天气冷冽，天空渐渐灰白，街灯熄灭了。我们开出城，穿越遍是两层楼房的郊区，而后是一层楼房的区域，穿过沉闷的平原，途经白茫茫冬眠中的农场，天亮时抵达安装着